

破 戒

〔日〕岛崎藤村 著
吴 桐 陈云哲 译



I313.45

365

系

破 戒

[日] 岛崎藤村 著
吴 桐 陈云哲 译

南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破戒/ (日) 岛崎藤村著; 吴桐, 陈云哲译. —海口:
南方出版社, 1999. 8

(外国文学名著大系)

ISBN 7-80609-801-1

I. 破… II. ①岛… ②吴… ③陈… III. 长篇小说-日
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04762 号

南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570203, 海口市海府一横路 19 号华宇大厦 1201 室)

责任编辑: 赵云鹤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1999 年 8 月第 1 版 199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5

字数: 209 千字 印数: 1—10 000

定价: 18.80 元

译 序

一九三九年，由浪漫主义向自然主义过渡的日本近代作家岛崎藤村（1872～1943）推出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破戒》。《破戒》的诞生在日本明治文坛引起了空前的轰动，著名评论家岛村抱月盛赞道：“欧洲近世自然派代表作中所蕴含的生命首次在我国文学创作领域中有了对等的发现。这一发现正是通过这部作品得以实现的。”它不但确立了岛崎藤村作为一名自然主义作家和小说家的地位，而且，作为新文学——自然主义文学的第一面旗帜，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先驱意义。

明治维新后不久，浪漫主义文学就取代了在自由民权运动中盛极一时的“政治文学”。然而日本的浪漫主义文学只局限于对大自然和男女之间恋爱感受的吟唱，缺乏时代所要求的社会性与民主性，没有产生汲取历史情感、歌唱高尚理想情操的浪漫主义作家，因此其没落衰微前景是可想而知的。随着历史的脚步迈进二十世纪，日本文坛掀起了对尼采、左拉等西欧自然主义作家的介绍和评论。自然主义的春风吹进了日本列岛，敲响了浪漫主义文学的丧钟，于是德富芦花、田山花袋、岛崎藤村等一批明治作家们从写生、评论、小说等多个侧面作了种种尝试，形成了二十世纪初的“前期自然主义”，又称“左拉主义”。但是，从他们的作品中可以看出，日本的自然主义运动只是明治二十年代以来写实主义的必然深化。欧洲的自然主义是与迅猛发展的资本主义、科学万能主义相辅相成的，它批判落后于时代精神的、虚伪的浪漫

主义，提出“艺术即自然的再现”的艺术理论，主张以实证的、科学的态度来客观地考察、描写社会现象。而日本的自然主义从形成之初就背离了这一理论，明治作家们只继承了其描写的客观态度，况且他们都脱胎于浪漫主义，浪漫主义所没有歌颂的时代精神——民主主义思想在他们的作品中仍然没能得到体现。在这一背景下，《破戒》以其独特的姿态，作为先驱者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它的问世堪称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里程碑。

维新变革后，自由民权运动广泛开展，明治政府废除了封建等级制度，颁布了四民平等法规，但是悲剧依然在上演。在小诸生活了七年的藤村耳闻目睹了被歧视部落的悲惨命运，了解到一位名叫大江巩吉的教育工作者因其出身于部落而受到了不公平的差别对待，几次遭到学校的驱逐，激起了他对社会偏见的愤慨，视“人生为战场”，称自己为“人生的随军记者”的藤村将目光投向了社会这一战场，敏锐地捉住了这一社会弊端，通过虚构的秽多部落向残存的封建意识发起了进攻，意图打破传统与因袭的观念。作品中所谓秽多部落是虚构的，但在历史上“秽多”这一阶层却是的确存在的。他们又被称为“贱民”，被置于封建社会的最底层，属于“等外人”、“人下人”，他们居住在被指定的地点，只能从事一些被认为是低级的屠宰、制皮等工作，不得与一般平民通婚，没有任何政治权力。明治维新后的1871年，政府颁布“解放令”，废除了贱民制，将秽多编入普通民籍，但在实际上，他们仍受社会的严重歧视，被称为“新平民”。它反映了明治维新的不彻底性，即新兴资本主义制度下残存的根深蒂固的封建人种歧视。《破戒》就是以这种社会时代为背景的一部作品。

在《破戒》中，作者成功地塑造一名彻底的民主主义革命战士——猪子莲太郎。莲太郎由于暴露了自己出身秽多的事实，被剥夺了教师的职业，当他步出师范学校的大门时，竟“没有一个人为他流下一滴同情的泪水”。就这样他被社会无情地抛弃了，但

同时也获得了精神上的自由，他积极地投身到忠实于自我的崭新的生活，在其著作中他勇敢地宣言：“我是一个秽多”。他敢于直面传统观念之陋俗，世事人心之冷漠，为部落解放事业奋笔疾书，奔走呼号，最终惨遭反对党的毒手而身亡。从莲太郎的身上折射出明治维新以后民主革命家们为了推进日本社会民主的进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和伟大的人格魅力，反衬出作者藤村强烈的民主意识，这正是浪漫派作家和前期自然主义作家所欠缺的民主性和崇高的理想性。

此外，作品的第一主人公濑川丑松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如敬之进一家也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体现了作品的人道主义精神。

对于本篇的主题，藤村在《期待春天》一文中为其定调为“觉醒者的悲哀”。这个“觉醒者”无疑就是指主人公丑松，一个在信州下水内郡饭山镇小学供职的优秀青年教师。他出身于秽多部落，小说的情节围绕着他守戒、破戒展开，所谓“戒”即父亲要他“隐瞒”身世的戒语。诚如主题所示，作品最终以他打破了父亲的戒语却没能打破社会偏见的悲剧而告终。可以说，这一悲剧早已隐含在父亲的戒语中，以及以这条戒语为必需的社会封建因袭的观念中。

首先，小说开篇是丑松到莲华寺去看房子，从二楼的窗子眺望饭山镇，映在他眼中的是信州第一佛教圣地。可是正是这些生活在佛语烟香中的虔诚的人们在对待“异己分子”时却不惜横眉冷对，德高望重的住持却对养女做出有失尊严的举动，涂着白漆的小学校象征着文明、正义，是他心中理想的寄托，而支配它的却是一位忌贤妒能、虚伪卑俗的校长，是莲太郎的著作使丑松认识到了“社会的威力”，这个“无理者横行霸道，有理者忍气吞声”的社会根本不允许秽多的存在，这一觉醒使他的心处于不安彷徨之中，这不安定的心理体现在他居无定所，一次次逃避，一

次次换住处的行动上。小说以丑松的又一次迁居破题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

悲哀还隐舍在父亲的那条戒语中，因无法逾越世俗的屏障而隐居深山的父亲告诉丑松：“秽多与归化日本的异邦人后裔不同，继承的是古代没落武士的血统，虽然贫苦，却不是为罪恶玷污过的家族。”不难看出，父亲本身就抱有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思想，他自视为武士血统与异邦人后裔之间划下了一道鸿沟，他告诉丑松要“隐瞒”，“一旦因一时的悲愤而忘记了这条戒语，那时你就会被社会所抛弃”。显然，父亲的训戒是以对社会的不公平、不合理的肯定为前提的，他无意去改变它，无意为部落解放事业而奋斗，他只是从个人及家庭的利益出发采取妥协退让的态度，只求在儿子身上实现自己未实现的“出人头地”的夙愿，可见父亲既是封建等级制度残害下的牺牲品，同时又是支撑这一上层建筑的一块基石。

如此看来，悲剧在其滋生的土壤上似乎已渐露萌芽了。诚然，父亲的保守落后和当时的社会背景都是促成悲剧产生的要素，但我认为其最终的根源是在主人公个人的思想意识上。如果说丑松是个意志顽强、敢于战斗而不惜牺牲的人，一如猪子莲太郎一样与社会进行斗争，那么，纵使最终没有成就大业，我们也不能不为其铮铮铁骨而高声喝彩，不以此为悲剧，因为这证明部落解放事业后继有人，曙光就在不远的前方，但事实又如何呢？让我们披肌入理，对主人公的心理动向作一深层的剖析，悲剧的根源便昭然若揭了。

当社会改革的浪潮席卷整个日本列岛，四民平等原则颁布天下之际，身处小镇的丑松饱读了猪子先生的著作，心中播下了民主思想的良种，他愤慨“既然同样是人，就没有只让我们受歧视的道理”，在猪子先生的感召下，作为一个时代的觉醒者，他痛彻地认识到保守父亲戒语的虚伪，无数次产生了告白的冲动。

然而，当他看到屠宰棚里那些愚钝麻木而又无知的同胞们时，他无法遏制从心底里产生的轻蔑之情，他惧怕被同胞们看穿自己的出身，害怕与他们为伍，欲求与他们相区别的差别意识越发强烈地占据了她的思维空间，而支撑这一差别意识的不是别的，正是他作为普通人所享受到的现世的快乐和“祖先代代是四平户族人的头领”的家庭意识。他不愿放弃现世的快乐和高高在上的家族意识，在两者间挣扎的丑松渐渐露出了他软弱的本性，他从社会这一战场上溃退下来，由与外界的斗争转为觉醒人自虐式的内心苦恼，小说也从社会性的高度一落跌至个人心理告白的低调上。

丑松认可了“差别”这一先验主义的绳缚不予以反抗，甚至伪装成维护它的一般人士，站到自己所属阶层的对立面，以实现“出人头地”的愿望。“自己也是社会的一员，与其它人一样也拥有生存的权力”，这一独白乍一看是对人权平等的主张，其实倒不如说是在鼓励自己严守父亲的戒语，坚定参与现世秩序的意志。在他游移不定的内心中始终存在着一个盲点，那就是他对无知同胞们的背叛。由此可以推断出，他几度产生向莲太郎吐露实情的告白冲动，终究是出于对莲太郎的敬仰之情和连带意识，而社会与同胞却始终被他排斥在告白对象之外。

那么，不管是社会问题也好，还是心理问题，作者又是如何处理的呢？当身世被泄露后，丑松选择了最后一条遁逃之路——死亡。正在这时传来了莲太郎惨遭反对党毒手而身亡的消息，丑松警醒了，他下定决心破戒以求精神上的自由。可是，作为小说高潮的丑松的告白却显得那么苍白无力，他妄自菲薄为“不干净的人”，“卑贱的出身”，跪在地板上乞求学生与同事们的宽恕，他的这一卑下的态度不消说莲太郎，甚至不及他的父亲。没能继承莲太郎事业的丑松不战败北，他的忏悔式告白没有动摇社会一丝一毫，得意洋洋的校长责怪他的辞职，禁止学生为他送行，一切依然故我。学生、同事、朋友仍热情待他，不过是基于平素的群

众基础，他的行动并没有打动这个宗教信仰浓厚而封建等级思想深重的小镇的人们。

而且，他的告白并没有预示任何今后生活的方向，并不能证明他由此获得了新生，这一点与不属于其告白的社会威力都昭示了小说的主题——觉醒者的悲哀。

从作家与作品的关系上分析，可以说主人公丑松的性格反衬着作者藤村的性格，丑松即藤村，藤村即丑松。首先，丑松及父亲的差别意识源于藤村自身的名家意识。岛崎家是江户时代（1803～1867）迁到木曾谷的名门，世代经营木曾驿道的驿站、钱庄和货物批发，及至父亲正树第十七代继承人时，因维新革命家道中落，正树卷入政治事件，最后精神失常死在牢中。于名门世家中长大的藤村始终固执于名家意识而难以自拔。另外他曾自白说：“在我的心底隐藏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或许这个秘密是对继承神经错乱的父亲血统的危惧，亦或是过早地觉醒于自我，对自我偏执的丑陋的战栗吧，因此，在“觉醒人的悲哀”这一主题上，作者与主人公是等价的。总之，他以丑松为精神载体，将自身背负着秘密的灰暗心情移入到丑松的性格中，将自己的情感世界与社会事件杂糅在一起再现于小说中。从这一层面上看，这部自然主义作品中除社会性外，还掺杂着心理小说的特性。后者可归咎于作者脱胎于浪漫主义的事实及其沉重的出身包袱。

就小说内在的必然性来说，理应以丑松的告白为终曲，而藤村又刻意地安排了一个不自然的结局——随大日向渡美。大日向渡美的消息来得突兀，而且在短短的一个月里大日向就完全康复了，这对于丑松来说，不是太侥幸了吗？这个结局与作者自身的浪漫主义思想性不无关联。而对这一结局稍作分析的话，也不难看出虽然看似寻找到了一个新天地，实则体现了丑松软弱的逃避本性，他与父亲隐居深山一样，遁逃到美国去开垦荒地，继续他不安定的漂泊的一生，与开篇的迁居遥相呼应，再一次体现了作

品的“悲哀”主题，同时也反衬出明治时代自然主义作家对现实的无办法、无解决的特征。

尽管受到时代发展和作家自身观念与视野的限制，《破戒》中存在着若干瑕疵。但是，正是通过这部作品的诞生，日本小说界向吸收欧洲近代文学的影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真正揭开了日本近代文学的帷幕，这是自坪内逍遙、二叶亭四迷以来诸多先驱者经过多次尝试都未能成功的。所以，首开先河的《破戒》可以说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值得特书一笔的纪念碑，而《破戒》的独创性也正在于此吧。

在此次翻译过程中，得到了吉林大学外国语学院于长敏教授的亲切指导，以及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高帆教授的大力支持与协助，在译稿付梓之际，在此一并深致谢意。

由于译者水平有限，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恳切希望广大读者和专家们不吝指正。

译者 吴桐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2)
第三章	(26)
第四章	(38)
第五章	(53)
第六章	(63)
第七章	(73)
第八章	(89)
第九章	(99)
第十章.....	(110)
第十一章.....	(120)
第十二章.....	(131)
第十三章.....	(141)
第十四章.....	(150)
第十五章.....	(159)
第十六章.....	(171)
第十七章.....	(185)
第十八章.....	(197)
第十九章.....	(209)
第二十章.....	(221)
第二十一章.....	(229)

第二十二章.....	(242)
第二十三章.....	(253)

第一章

一

莲华寺也向外人提供寄宿。濑川丑松突然决定要换个住处，打算租借的房间就是与厢房相连的二楼拐角处的一个房间。信州下水内郡饭山镇有二十多座寺院，莲华寺是其中的一座古刹，附属于真宗。倘若从二楼凭窗远眺，隔过高大的银杏树，恰巧可以看到饭山镇的一部分。这座小小的城镇真不愧为信州第一佛教圣地，至今依然保存着古风遗韵。当地房屋造型奇特，别具北国风情。无论是木板房顶，还是为冬季除雪所建造的特殊房檐，以及随处可见的高高矗立着的寺院和树木的枝叶，所有这些古香古色的景象都在佛香缭绕之中或隐或现。从窗口望去，唯一比较醒目的看来要数丑松现在供职的那所小学校的白色建筑了。

丑松之所以想要换个住处，是因为在目前寄宿的那家旅馆里发生了一件很不愉快的事。然而要不是寺院食宿便宜，恐怕谁也不会情愿住在这种地方：屋里墙上糊满了壁纸，已经被煤烟熏成了茶黄色，简陋的壁龛里挂着裱糊过的卷轴，此外屋内就只有一只破旧的火盆了。这间看来与世隔绝、静寂破败的僧房与担任小学教师的丑松目前的境遇相照应，使他不由得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寂寥。

在他目前寄宿的这家旅馆里，发生了这样一起事件：大约半个月前，一个名叫大日向的大财主为了到饭山医院治病，带着一个男随从从下高井地方来到此地，在这家旅馆暂住了一段日子，不久就住进了医院。不用说，这土财主肯定腰缠万贯，病房住一等的，每天还靠在护士的肩上在长长的走廊里走来走去。自然他的富有奢侈别人都看在眼里，于是有人心存嫉妒，私下里议论说“那家伙是秽多^①”，立刻谣言传遍了各个病房，患者们群情激昂捋胳膊挽袖儿地威胁院长说：“快把他赶出去，马上赶！不然我们全都退院。”不管花多少钱，在这种人种偏执面前都无济于事。于是一天黄昏时分，大财主被抬上了轿子，在夜幕的掩护下离开了医院。轿子直接抬进了原来的旅馆，院长每天到这里来进行治疗。这下，旅馆里的人可不答应了。这天，丑松结束了一天的工作，疲惫地回到旅馆，正赶上这场骚乱。“叫老板娘出来”，旅客们叫嚣着。“肮脏，肮脏”，漫骂声从肆无忌惮的旅客嘴里倾泻而出。“怎么肮脏了？”丑松义愤填膺，暗自为大日向的不幸而悲哀，也为无端受到“非人^②”待遇而愤慨，思索着秽多种族悲惨的命运——丑松也是秽多。

从外表来看，谁都会以为丑松是个地道的北部信州人，一个在佐久小县附近成长起来的青年。二十二岁的那年春天，丑松获得了正式教员的资格，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长野师范学校。刚刚被推入社会的丑松立刻来到了饭山。从那时起到今天，涉世已三个年头了，丑松在饭山镇人的眼睛里只是一个热心的青年教师，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真正的身份是秽多，是新平民。

“那么，您打算什么时候搬过来呢？”

莲华寺住持的妻子走进来问道。站在丑松面前的这位带发老

① 江户时代“贱民”身份之一。

② 江户时代“贱民”身份之一

尼看起来五十上下，穿着茶色细纹的外套，瘦削白净的手上挂着念珠。按当地的习俗，她被尊称为“师母”，作为一名年长者，她多少曾受过一些教育，所以从言谈中可以听出她对都市生活并非一无所知。老尼的额头上印着她热心好客的天性，她站在那里像念口头禅似的一边轻声地念着佛语一边等待对方的回答。

此时，丑松也很苦恼。虽然他也想答复老尼明天或后天就搬来，可眼下却没有搬迁费。事实上他手头只有四十文钱^①，靠这四十文钱要搬家是不大现实的。现在寄宿的那家旅馆还要付房钱，工资也要后天才能拿到手，看来别无对策，只有等待了。

“这样吧，就定在后天的中午吧。”

“后天？”师母不解地看着对方。

“后天搬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吗？”丑松的眼睛突然一亮。

“嗯……不过，后天不是二十八号吗？倒也没有什么不对劲儿的，我还以为您得到下个月才搬过来呢。”

“噢，本来就是这么打算的，实际上我也是刚刚才动了仓促搬家的念头的。”

丑松不动声色地收回了刚才的话，故意换了个话题。寄宿旅馆里发生的事强烈地困扰着丑松，他从心底里害怕别人问起或是谈论这件事。每每遇到有关秽多的话题，他总是有意识地回避开，这已经成了他的怪癖。

“南无阿弥陀佛。”

师母嘴里念着佛，并没有继续追问下去。

^① 日本明治以后的货币单位，100文钱=1日元

二

离开莲华寺的时候是五点钟。

学校里的日程一结束，丑松就直接赶到这里来了，因此还是学校里的那身打扮。陈旧的西服上沾满了粉笔灰和尘土，裹着书籍和笔记本的小包袱夹在腋下，脚上趿着木屐，腰里还别着饭盒。丑松强忍着心中的屈辱返回鹰匠镇的寄宿旅馆，这种屈辱是大多数的劳动者在人群中常常能够感受到的。街上一排排的屋檐映照在秋雨洗涤后的夕阳里，湿漉漉的街道上聚集了好些人。有的正在朝丑松这边张望，有的在窃窃私语。其中有人看到了丑松，脸上露出了轻蔑之色，似乎在说：“往那边去的那人是干什么的？哪，是老师吧。”这不是自己那班学生的家长吗？丑松感到又厌恶又气愤，情绪立刻低落下来，他加快了脚步。

本街的杂志店是新近建成的，店门口贴着一张醒目的广告牌，上面用毛笔大字书写着新到书刊名。丑松一眼就看到了《忏悔录》的广告，广告纸上端写着“猪子莲太郎氏著”，连价格都标明了。丑松曾在报纸上看到过这本书的广告，一直盼望着出版的这一天。于是他驻足在店前。只要作者的名字在头脑中一掠，丑松便心旌摇动。店门口站着几个青年人，好像在挑选新杂志。丑松把手伸进褪了色的裤子口袋，暗暗地拨弄着那几枚银币，在杂志店门前徘徊。总之，只要有四十文钱书就可以买到手了。不过要是今天买下来的话，明天可就一文钱都没有了，况且，必须得着手为搬迁做准备。丑松顾虑重重，一度已经走出了很远，但是没一会儿又折了回来，蓦地掀起了门帘走了进去。他拿起书一看，是一本散发着淡淡的油墨味儿，用粗糙的进口纸印刷的版本，黄色封皮上印着《忏悔录》三个字。很显然，作者选择这种朴素

的包装，其意图是让贫困的读者也能承受得起，这也充分表明了书的性质。啊，现如今的年轻人都在博览群书扩充知识，处于这一时代的丑松又正值不知疲倦的年龄，他怎能不去读书，不广泛猎取知识呢？求知的欲望是一种饥渴，丑松到底还是拿出了那四十文钱买下了这本盼望已久的著作。虽然这笔钱至关重要，可是它不能代替精神上得到的满足。

丑松怀里抱着《忏悔录》，书是买到了，心情反而有些颓丧。在匆匆赶回旅馆的途中，突然碰到了学校里的两个同事：一个叫土屋银之助，是师范学校时期的同窗好友；另一个相当年轻，刚刚才升任准教员。两个人轻松闲散，看样子是在散步。

“濂川兄，天已经很晚了。”银之助把手杖敲得咚咚作响，走了过来。

银之助是个正直又知体贴朋友的人，他很快就看出丑松的脸色不对。那深邃的目光中已失去了往日的快乐，隐含着难以表露的不安。银之助心里揣摩着：“噢，一定是身体不舒服。”丑松告诉朋友自己是去找住所了。

“找住所？你可真能瞎折腾，不是最近刚搬到那家旅馆的吗？”银之助语无恶意地问道，随后爽朗地笑了。这时他注意到丑松手里拿着书，就把手杖夹在腋下，“给我瞧瞧”，说着伸出右手。

“这个吗？”丑松微笑着把书递了过去。

“噢，是《忏悔录》啊。”准教员也凑到银之助旁边来。

“你还是喜欢读猪子先生的书，”银之助看了看黄色的书皮，又略微翻了翻内容。“对了，好像在报纸上登过广告，就是这本书吗？这么简朴的一本书。你呀，不光是个忠实的读者，而且已经达到崇拜的地步了，哈哈哈哈哈，平时说话总见你提起猪子先生，这次我们的耳朵肯定又要受罪了。”

“别胡说了。”丑松也笑了笑，拿回了自己的书。

暮霭低垂，华灯初放，跟朋友告别后，往前走了几步，丑松